

书苑撷英

再读《生命桥》

当下再读经典故事，却有更深刻的体会。在西安交通大学2018届本科毕业生典礼上，王树国校长分享了沈石溪的文章《生命桥》（本文有删节），作为送给大家的毕业礼物。王树国说，这篇文章我读过若干次，每次阅读都是对心灵的洗涤。

“我们猎手队分成几个小组，在猎狗的帮助下，把七八十只斑羚逼到戛洛山的伤心崖上。”

伤心崖是戛洛山的一座山峰，像被一把利斧从中间剖开，从山底下的流沙河抬头往上看，宛如一线天。隔河对峙的两座山峰相距约六米，两座山都是笔直的绝壁。斑羚虽有肌腱发达的四条长腿，极善跳跃，但健壮的公斑羚最多只能跳出五米远，母斑羚、小斑羚和老斑羚只能跳出四米左右。

开始，斑羚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绝境，一片惊慌，胡乱蹿跳。有一只老斑羚竟退后十几步一阵快跑奋力起跳，想跳过六米宽的山涧，结果在距离对面山峰还有一米多的空中哀咩一声坠落下去。

过了一会儿，斑羚群渐渐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集中在一只身材特别高大、毛色深棕油光水滑的公斑羚身上，似乎在等候这只公斑羚拿出使整个种群能免遭灭绝的好办法来。毫无疑问，这只公斑羚是这群斑羚的头羊，它头上的角像两把镰刀。镰刀头羊神态庄重地沿着悬崖巡视了一圈，悲哀地咩了数声，表示它也无能为力。

斑羚群又骚动起来。这时，天空突然出现一道彩虹，一头连着伤心崖，另一头连着对面的那座山峰，就像突然间架起了一座美丽的天桥。斑羚们凝望着彩虹，有一头灰黑色的母斑羚举步向彩虹走去，神情缥缈，似乎已进入某种幻觉状态，眼看就要一脚踩进深渊去，突然，镰刀头羊“咩咩”发出吼叫。这叫声沉郁有力，透露出某种坚定不移的决心。

随着镰刀头羊的那声吼叫，灰黑色母斑羚如梦初醒，从悬崖边缘退了回来。整个斑羚群也迅速分成两拨，老年斑羚为一拨，年轻斑羚为一拨。在老年

斑羚队伍里，有公斑羚，也有母斑羚；在年轻斑羚队伍里，年龄参差不齐，有身强力壮的中年斑羚，也有刚刚踏入成年斑羚行列的大斑羚，还有稚气未脱的小斑羚。两拨分开后，老年斑羚的数量比年轻斑羚那拨还少十来只。镰刀头羊本来站在年轻斑羚那拨里，眼光在两拨斑羚间转了几个来回，悲怆地轻咩了一声，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老年斑羚那一拨去了。有几只中年斑羚跟着镰刀头羊，也自动进入老年斑羚的队伍。这么一来，两拨斑羚的数量大致均衡了。

就在这时，从那拨老斑羚里走出一只公斑羚来。公斑羚朝那拨年轻斑羚示意性地咩了一声，一只半大斑羚应声走了出来。一老一少走到了伤心崖，后退了几步，突然，半大的斑羚朝前飞奔起来，差不多同时，老斑羚也快速起跑，半大的斑羚跑到悬崖边缘，纵身一跃，朝山涧对面跳去；老斑羚紧跟半大斑羚后面，头一勾，也从悬崖上踊跃出去。我吃了一惊，怎么，自杀也要老少结成对子，一对一对去死吗？突然，一个我做梦都想不到的镜头出现了，老斑羚凭着娴熟的跳跃技巧，在半大斑羚从最高点往下落的瞬间，身体出现在半大斑羚的蹄下。半大斑羚的四只蹄子在老斑羚宽阔结实的背上猛蹬了一下，在空中再度起跳，下坠的身体再度升高。而老斑羚在半大斑羚的猛力踢蹬下，像只突然断翅的鸟笔直坠落下去。瞬间，只见半大斑羚轻巧地落在了对面山峰上。

试跳成功。紧接着，一对对斑羚凌空跃起。每一只年轻斑羚的成功飞渡，都意味着有一只老年斑羚摔得粉身碎骨。

山涧上空，和那道彩虹平行，又架起了一座桥，那就是一座用死亡做桥墩架设起来的桥。没有拥挤，没有争夺，秩序井然，快速飞渡。我十分注意盯着那群注定要送死的老斑羚，心想，或许有个别滑头的老斑羚会从注定死亡的那拨偷偷溜到新生的那拨去，但让我震惊的是，从头至尾没有一只老斑羚调换位置。

最后伤心崖上只剩下那只成功指挥了这群斑羚集体飞渡的镰刀头羊。镰



刀头羊孤零零地站在山峰上，既没有年轻的斑羚需要它做空中垫脚石飞到对岸去，也没有谁来帮它飞渡。只见它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那道绚丽的彩虹，消失在一片灿烂中。”

这是一篇散文，动物种群尚且如此，我们人类、我们中华民族、我们的国家何尝不是如此。交大的发展靠西迁精神（1896年，交通大学以南洋公学之名创建于上海。上世纪50年代，中央决定将交通大学迁至西安，与同根同源的上海交大分别独立。当时交通大学在册的737名教师中，迁往西安的就有537人。他们将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用“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在三秦大地上浇筑起一所一流大学）的传承，老一辈人用他们辛勤的汗水乃至生命为我们创造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其实你们也一样，今天你们所做的就是为后人铺垫未来成功的道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正是靠一代一代人的不忘初心，才能不断走向胜利和繁荣。

（选自《文汇报》）

书讯

李乃庆《秦楚情仇》出版发行

本报讯 近期，周口籍知名作家李乃庆长篇历史小说《秦楚情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其独特的视角、丰厚的考古资料和荡气回肠的叙事，一上市便引起读者极大关注，全国各售书网站和新华书店热销，报纸和网站纷纷发表评论。

该小说分上下两卷，上卷“秦灭楚”，下卷“楚灭秦”，读来令人深思。秦国，一个边陲小国，为何能跻身战国七雄并统一天下？楚国，战国七雄中的强国，为何一步步走向衰亡，并被秦国所灭？秦、楚为何缔结成姻亲之国，都有哪些美丽传奇且令人唏嘘不已的爱情故事？被秦国灭掉的楚国何以复国？秦朝，一座强大的帝国大厦为何仅十五年就轰然倒塌？作者以大量的考古资料和史料，还原两千多年前的爱恨情仇，再现两千多年前的生死之战，解开两千多年来无数的不解之谜，纵横捭阖，荡气回肠，令人扼腕，催人泪下。

作家出版社在该书的腰封上介绍道：“从黄歇到李斯，从秦始皇到项羽，不一样的天下一统，不一样的王朝覆灭，不一样的历史小说。”《解放军报》发表评论文章说：“《秦楚情仇》可以说是近些年来中国文坛上又新出现的一部扛鼎之作，自然引起了广泛重视。这部小说里流淌出的家国情怀，更是让人读来激情满怀，不忍释卷。”

李乃庆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博副研究员、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理事、河南省博物馆学会理事、河南省地方志系统特殊贡献者。该书是作者继长篇科幻小说《人类灭亡》、长篇时政小说《无路之路》《史官》《博物馆馆长》和长篇历史小说《符氏三皇后》之后的又一力作。

李乃庆不仅是一位作家，还是一位文史专家，一向治学严谨。他在小说的后记中说，他的历史小说格言是：研究历史者可为史，喜欢文学者可为文。更值得赞叹的是，作者饱含对家乡的热情和厚爱，在小说中大量融入周口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展示了很多发生在周口又被历史尘封的故事，为周口人讲周口故事提供了很好的素材。读后，令人充满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

（王伟）



学林新语

◎顾随幼承家学，报考北大国文系，校长蔡元培亲自审阅学生的入学试卷，发现顾随国文水平卓异，于是找来谈话，说如果再读国文系不一定能在学业上有更大突破，建议改学西洋文学，以求扩充眼界，拓宽知识领域，这样才能在今后的中国文学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顾随听从蔡先生的建议，到天津的北洋大学读了两年英文预科后转入北大英文系，而后融汇中西，卓然有成。

◎“无人机教父”拉斐罗·安德烈小时候就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喜欢探索，为此做了不少让大人们哭笑不得的“傻事”。有一段时间他对空气动力学着迷，猜

想，如果自己撑着一把大大的伞从屋顶往下跳，就可以慢慢地飘到地面上。然而当他刚跳下去的时候，伞就偏向了一边，于是他就从差不多3米高的地方摔了下去，所幸地面是草坪，安德烈没有受多大的伤。安德烈成名以后说：“如今的孩子们可能比我们这一代聪明得多，但或许大家都太急于知道答案或太迫切地想知道最后的结果。其实仔细思考，多做一点‘傻事’或许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对比起所谓的成就，过程中享受科技带来的愉悦对我来说实在重要得太多太多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是最宝贵的财富。”

（选自《光明日报》）



论点短辑

新闻业“有闻必录”理念的奠定

操瑞青在2018年第三期《新闻与传播评论》上说，戊戌变法之后，政权当局开始强势干预新闻界各项职业活动，从业者日益感受到政治势力的压迫。面对此景，“有闻必录”被新闻界极力呼喊，意在争取“有闻”就可以必录的自主性运作空间。加之彼时西方“言论自由”观的传播扩散，更使新闻界此番抗争增添了思想上的正当性基础。该时期，“有闻必录”实际上转变成了“言论自由”的操作性表达，较大程度上实现了以“职权”对抗“政权”的行业诉求，并由此迫使清朝末年民国初期的政界力量有所收敛。“有闻必录”之奠定，彰显了近代新闻界在政治干预下开展弱势抗争的职业心态，此种心态长期存在于民国中后期的新闻实践中。

（选自《文汇报》）

